

金瓶梅研究

第九辑

齊魯書社



中国金瓶梅学会
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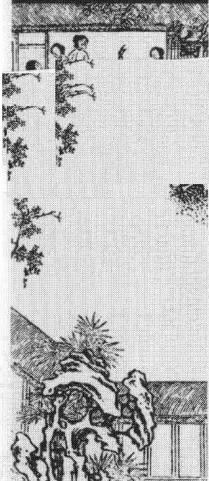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金瓶梅学会

编

金瓶梅研究

第九辑

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瓶梅研究. 第九辑 / 中国金瓶梅学会编. —济南：
齐鲁书社，2009.3
ISBN 978—7—5333—0925—1

I. 金… II. 中… III. 金瓶梅—文学研究—文集
IV. I207. 419 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5422 号

金瓶梅研究(第九辑)

中国金瓶梅学会 编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网 址 www. qlss. com. cn

电子邮箱 qlss@ sdpress. com. cn

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× 1168 / 32

印 张 10. 125

插 页 3

字 数 245 千

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—7—5333—0925—1

定价：28.00 元



卷 头 语

——没有临清就没有《金瓶梅》

黄 霖

去年,我们在山东峄城、古代的“兰陵”相聚,讨论金学;今年,我们在明代运河文化的重镇临清又一次召开《金瓶梅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,大家在一起讨论《金瓶梅》与临清的关系,讨论《金瓶梅》研究中的各种新问题。我们之所以有这样一次机会,大家在一起切磋学问,要衷心感谢临清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的领导与同志们为这次会议作出了周密的安排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我想,这一定是所有代表要说的第一句心里话。

改革开放 30 年来,我们的《金瓶梅》研究空前繁荣。我一直认为,这是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研究,不,不仅仅是古代文学,而是整个文学研究,乃至是整个学术真正走向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代表性成果之一。这样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。这固然是党的正确的文化政策给我们铺设了一条平坦的大道,同时也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。这 30 年来,我们的研究硕果累累,大家有目共睹。就从这次会议来看,前期收到的 46 篇论文,已经结集在《〈金瓶梅〉与临清》中,有不少好文章。会上,又收到了一批较有质量的佳作,就续编在这本《金瓶梅研究》第九辑中。在这



一辑中,如宁宗一先生高屋建瓴地概括了《金瓶梅》的价值,许建平先生探究了王世贞与临清的关系问题,傅承洲、李桂奎先生不约而同地从“财色”的新角度作深入的解剖,郑铁生先生论第五回在结构中的特殊意义,杨绪容先生论《金瓶梅》与心学的关系,石艳梅先生讨论了《金瓶梅》与《群音类选》的关系,熊敏先生论词话本中的茶具描写等等,都很有创意,别具只眼。其他如曾庆雨、杨彬、谭楚子等论叙事、版本、性别文化等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开掘。在这里特别要感谢胡令毅先生的文章,专门与我讨论了《别头巾文》的问题,这种积极开展学术争鸣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^①。总之,这次会议的论文,又一次充分地说明了我们这支队伍是有战斗力的,是能把我们大家的金学不断地推向前进的。

我们这次会议在临清召开。临清与《金瓶梅》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《金瓶梅》中,根据杜明德先生的统计,从四十七回到一百回的五十三回中,就有 25 处直接写到临清,如临清州、临清码头、临清钞关、临清闸、临清晏公庙、临清市上等^②,还写到了许多虽未点明临清而实与临清有密切关系的风物、方言等等,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。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了许多遐想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。当然,这里有两种情况:一种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直接将他所见所闻的现实中的临清描写到小说中去;另一种则是作者借用了先前其他作品中的现成材料,将本是描写其他同样十分繁华的城市如杭州等,改成了临清,再“镶嵌”到了《金瓶梅》中。但即使是“镶嵌”了其他地方的内容而将地名改成了“临清”,也是根据作者的整个艺术构思来进行的。其前提是,作者觉得这样的环境描写是符合他意象中的“临清马头”的。因此,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写的,《金瓶梅词话》



中的临清，都是小说家经过艺术创造后的一个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环境。这个环境既符合小说家对临清的认识，也大致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临清。否则，作者在“镶嵌”前人作品时，完全可以另换一个不是临清的地名了。总之，临清这个明代运河上的重镇，在笑笑生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，他就将它创造成了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环境。所以，今天我们研究《金瓶梅》，就很有必要研究小说与临清的关系，从中可见临清与运河文化怎样对作者产生了影响，以及作者是这样创造了临清这样一个艺术环境，来刻画人物，开展情节的。因此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，没有临清，就没有一部《金瓶梅》。

《金瓶梅》问世四百多年后的今天，继 1990 年 10 月在临清举行“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”后，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宝地举办一次盛大的有关《金瓶梅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。我们这一辑《金瓶梅研究》，也就是这次十分成功的会议的见证，同时也是临清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重视文化建设的见证。我们衷心祝愿临清市越来越兴旺发达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双丰收！

注释

①关于胡先生的文章需要讨论的是：第一，《别头巾文》是一篇戏谑文字，不能与一般的表现作者真实思想感情的诗文等量齐观。它不是真实的自叙，而是摹拟的戏作，是作者模仿“头巾”所作的游戏文字。第二，《山中一夕话》刊印时间与屠隆的关系问题。胡先生一面欣赏某先生在“《山中一夕话》的版本时间问题”上对我的“一针见血的批评”，另一面又将《山中一夕



话》的成书时间大大地提前,这是十分矛盾的。那位先生的错误是将《山中一夕话》拉后到了清代(我在《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》、《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》中已辨清),而胡先生则不顾扉页明署“屠赤水先生参阅”(胡先生所据的版本是没有这一页的),而轻信商人序言一句虚言,硬将此书与屠隆剥离,将成书时间硬拉前到了不适合于屠隆而适合于徐渭的时代。第三,《山中一夕话》中的《别头巾文》明确署名作者是“一衲道人”即屠隆。要否认《别头巾文》不是屠隆所作,首先要回答这个署名问题。总之,《山中一夕话》明署“屠赤水先生参阅”,《别头巾文》明署“一衲道人”所作,要剥夺这一书一文的屠隆的署名权,恐怕纯靠比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

另要说明的是,胡先生开头说:“黄霖先生直至去年仍坚持此说(屠隆说)只差了‘临门一脚’。”我的确多次说过目前“所有说法”、“各种各样的说法”“都缺少临门一脚”,但从未只为了“坚持”我个人的意见,说屠隆说“只差了临门一脚”。虽然,屠隆说包括在“各种各样的说法”内,但两种提法的文义是很有出入的。

②《〈金瓶梅〉与临清》,黄霖、杜明德主编《〈金瓶梅〉与临清》,齐鲁书社,2008年6月版,第172页。

目 录

卷头语——没有临清就没有《金瓶梅》	黄 霖	1
《临清州志》与《金瓶梅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	许建平	1
“伟大也要有人懂”——重读《金瓶梅》断想	宁宗一	16
《金瓶梅》“独罪财色”新解	傅承洲	21
论《金瓶梅》的“罪财”叙述及其审美类型	李桂奎	34
论《金瓶梅》叙事建构的思维特征	曾庆雨	50
《金瓶梅》叙事时间第五年的张力结构	郑铁生	61
从崇祯本评语看《金瓶梅》的心学渊源	杨绪容	76
从眉批形态试论崇祯本《金瓶梅》		
各版本之间的关系	杨 彬	93
也论《别头巾文》	胡令毅	110
《金瓶梅》情欲描写的文学价值批判	张明远	121
《金瓶梅》家庭婚姻简论	齐慧源	131
孰更疏离女性主义视角:《金瓶梅》乎?		
抑《红楼梦》乎?	谭楚子	142
生命的狂欢——《金瓶梅》的文化—		
心理解读	王军明	165
任医官——一个走了形的医生形象	彭浩霏	177
《金瓶梅》戏曲演出刍议	史春燕	183



金瓶梅研究

《金瓶梅》与《群音类选》	石艳梅	194
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茶具	熊 敏	202
关于《金瓶梅》德文译本和“梅” 的翻译问题	李士勋	216
金瓶梅研究中的新思维	黄 强	222
开创金学新时代——在第六届(临清)国际 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总结报告	吴 敢	229
第六届国际《金瓶梅》学术讨论会综述	杜明德	242
《金瓶梅》研究资料索引(2000—2008)	王雪云	252
后 记		315



《临清州志》与《金瓶梅》 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
许建平

《金瓶梅》中有不少写临清城的文字,但与临清州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,在描写的文字背后又掩藏着怎样的秘密?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。为破解此谜,我在临清市的一位金学专家杜明德先生的帮助下,搞到了康熙十二年、乾隆十四和五十年的《临清州志》,喜悦之余,静心阅读,从中寻找《金瓶梅》的蛛丝马迹,竟有几点意外地发现,现陈述于下。

一、临清与王忬父子

康熙十二年,由知州于睿明主修的《临清州志》卷之一《城池》中有如下一段一文字:

新城州四方贸易地,溯源之民生聚日衍,城居不能什一。正德辛未,盗起瀛瀛,守臣掘堑筑土以衡,城外之众谓之边墙。嘉靖壬寅,巡抚都御史曾铣、兵备副使王杨得丘文庄公书曰:临清宜跨河为城。遂协群议,由旧城乾巽两隅拓而广之,延袤二十里,跨汶、卫二水,为门六,东宾阳、景岱,南钦明,西靖酉、绥远,北怀朔。为水门三,汶一,卫二,各为戍楼对峙,为月城四,为戍铺三十有二。凿池深阔,垣高广,



并如旧城，而阑阁之宏丽、峻敞实过之。第诎于时，未有凳甓。嘉靖丙午，按察副使李遂为水道二。己酉，副使丁以忠为小门于靖酉、绥远之间。辛亥，巡抚都御史王忬、副使李宪卿，为敌合三十有二。

这段文字清楚地记载了临清新城增建的过程，其中贡献最大者有两人，一是巡抚都御史曾铣，一是巡抚都御史王忬。前者奠定新城的规模，后者增强新城的防固。时间也较接近，一个是嘉靖二十一年，一个是嘉靖三十年。再查《明史·王忬传》：

忬请赈难民，筑京师外廓，修通州城，筑张家湾大小二堡，置沿河敌台，皆报可。寻罢通州、易州守御大臣。召忬还。三十一年，出抚山东，甫三月，以浙江倭寇，亟命忬提督军务，巡视浙江及福、兴、漳、泉四府。

此段文字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，一是《临清州志》的记载是基本正确的，即王忬确曾出任山东巡抚。只是时间略有出入，不是嘉靖三十年而是三十一年^①。二是，由此段文字而知王忬每巡抚一处，必将筑城廓敌台等防御工事置于首位。在通州修筑城廓、筑大小堡，沿河建敌台，且因此取得了明显成效。而在临清这个交通要冲建敌台，是巡抚通州的继续。一句话，王忬出任山东巡抚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他在临清州停留的时间相对多些，对临清是很熟悉的。

有趣的是，在乾隆十四年由知州王俊主修的《临清州志》中又发现了王世贞的两首诗。一首是《王弇州过临清卫河诗》：

人家半侵河，屋后晒鱼网。

夜深唤小妇，篝灯听波响。

岁遇巨浸鱼，虾供饭无异。

水乡否口则，重价不得矣。^②



此诗写出了王世贞对临清水城生活的新奇感受，字里行间流溢着诗人对此水乡鱼城的喜悦、爱恋之情。

第二首位于“方元焕西郊草堂”下，单列王世贞诗。

小径茆堂负郭宽，只须题字便回鞍。

床头剩有笼鹅帖，筐里能无注鶡冠。

卧君爱写狂夫句，偶许淇园竹数竿。^③

从此诗可看出二个重要信息，一是方元焕的草堂就在新城西门外的城郭边上。王世贞很可能是骑马去的，并在草堂题写字。题写何字？很可能就是此诗。二是王世贞对方元焕其人很熟悉，对于他善书法、能诗文及超逸的人格颇为赞许。方元焕何许人？乾隆十四年修《临清州志》卷九《名宦传》：

方元焕，字晦叔，号雨江，嘉靖丁酉举人，善古文辞，尝有句云：“山鸡未鸣海日出。”谢山人亟赏之。知州成宪征集州乘。尤工书法，远近知名。安南译使不惜千金购其字。华亭周思兼曰：雨江书如卫、霍子弟，行兵千里赴利，神气自倍。又如鹰隼乘风搏狐兔，转顾自如。

那么这两首诗写于何时，尚难定论，只能做些推测。前一首可能写于嘉靖三十五年八月，王世贞查狱于广平府，谢榛、顾圣少等追会于卫河。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卷三十一丙辰岁《谢茂秦、庐次梗谒余于魏郡有作》。卷三十五丙辰岁《月夜发大名，谢茂秦、顾季狂追会卫河舟中作》。若此，王世贞查狱是否来过临清，还是仅从此路过，尚难判定。不过第二首诗显然表明作者是有意访方元焕西郊草堂的。从这首诗的内容看，只字未提及方元焕与作者当时的交往，很可能是方元焕去世后的事。方元焕嘉靖四十三年尚且编写《临清州志》，故知此诗或写于嘉靖四十三年之后。不管怎么说，王世贞至少两次



到过临清。

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，谢榛是临清人，是最早与王世贞交往的七子之一。在七子中，“茂秦以布衣执牛耳，诸人作五子诗，咸首茂秦，而于鳞次之。”^④人们通常认为李攀龙后来与谢榛绝交，王世贞站在攀龙一边，而与谢榛关系不好，并将谢榛赶出了七子之列。却不知，那仅仅是二三年间的事情（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，三十五年九月又在一起交游吟诵，上列第一首诗就是写于两人关系恢复之后），其后，谢榛与王世贞的关系非同一般。隆庆二年，谢榛诗结集前请王世贞为之写序^⑤，其在文坛地位也多用世贞定评。万历三年，谢榛死，王世贞寄诗挽之，发出知音者之哀痛。^⑥

二、新临清城修造的两位巡抚与《金瓶梅》中的曾孝序

《金瓶梅》中清官而遭陷害的只有一人——曾孝序。宋代确有曾孝序其人，且《宋史》有传。《宋史》卷四百五十三《曾孝序传》：

曾孝序，字逢原，泉州晋江人，以荫补将作监主簿，监泰州海安盐仓，因家泰州。累官至环庆路经略、安抚史。过阙，与蔡京论讲议司事，曰：“天下之财贵于流通，取民膏血以聚京师，恐非太平法”。京衔之。时京方兴结讎、俵糴之法，尽括民财充数。孝序上疏曰：“民力殚矣。民为邦本，一有逃移，谁与守邦？”京益怒。遣御史宋圣宠劾其私事，追逮其家人，锻炼无所得，但言约日出师，几误军期，削籍窜岭表。遇赦，量移永州。京罢相，授显谟阁待制，知潭州。……先是临朐土兵赵晟聚众为乱，孝序付将官王定兵千人捕之，失利而归。孝序责以力战自赎，定乃以言撼败

卒，夺门斩关入，孝序出据厅事，瞋目骂之，遂与其子宣教郎讦皆遇害。

曾孝序是位清官忠臣，却终遭蔡京陷害。其事迹与《金瓶梅》所记曾孝序事相近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四十九回写道：

却表巡按曾公见本上去，不行。就知道二官打点丁了。心中忿怒。因蔡太师所陈七事内，多乖方舛讹，皆损下益上之事。即赴京见朝。覆命上了一道表章。极言天下之财贵于通流，取民膏以聚京师，恐非太平之治。民间结寨、俵籴之法不可行，当十大钱不可用，盐钞法不可屡更。臣闻民力殚矣，谁与守邦。蔡京大怒。奏上徽宗天子，说他大肆倡言，阻挠国事。那时将曾公付吏部考察，黜为陕西庆州知州。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也。太史阴令盘就劾其私事，逮其家人，锻炼成狱。将孝序除名，窜于岭表，以报其仇。

然，《金瓶梅词话》叙事的基本方法是“假宋写明”，就像《红楼梦》的叙事谋略是“真事隐去，假语村言”一样。换言之，曾孝序这个形象是假宋代曾孝序的事（如借蔡京事一样）写明代某位官吏。那么是写明代那位官吏呢？

小说中的曾孝序的官职是巡按御史（所指何人，往往从官衔上提供暗示或线索）。而山东巡安御史人品经历、命运与曾孝序相近者，便是曾铣。

《明史》卷二百零四，列传第九十二，《曾铣传》：

曾铣，字子重，江都人。自为诸生，以才自豪。嘉靖八年成进士，授长乐知县。征为御史，巡按辽东，……全辽大定。擢铣大理寺丞，迁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俺答数入内地，铣请筑临清外城。工毕，进副都御史。居三年，改抚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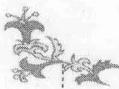


西。经岁寇不犯边。朝廷以为功，进兵部侍郎。巡抚如故。二十五年夏，以原官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寇十万余骑，由宁塞营入，大掠延安、庆阳境。铣率兵数千驻塞门，而遣前参将李珍捣寇巢，于马梁山阴斩首百余级。寇闻之始遁。捷奏，赉银币。既而寇屡入，游击高极死焉。副总兵萧汉败绩。铣疏诸将罪，治如律。时套寇牧进塞，零骑往来，居民不敢樵采。铣方筑塞，虑为所扰，乃选锐卒击之，寇稍北。间以轻骑入掠，铣复率诸军驱之远徙。参将李珍及韩钦功为多，诏增铣俸一级，赐银币有加。……念寇居河套，久为中国患。上疏曰：“贼据河套，侵扰边鄙将百年，孝宗欲复而不能，武宗欲征而不果，使吉囊据为巢穴。出套则寇宣大三关，以震畿辅；入套则寇延宁甘固，以扰关中。深山大川，势顾在敌而不在我。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，盖军兴重务也，小有挫失，媒孽踵至。鼎镬刀锯，面背森然。臣非不知兵凶战危，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。”……帝为责让诸巡抚，……意与铣同。铣遂合诸臣条上方略十八事已，又献营阵八图，并优旨下廷议。廷臣见上意向铣，一如铣言。帝忽出手诏，谕辅臣曰：“今逐套贼，师果有名否？兵食果有余，成功可必否？一铣何足言，如生民荼毒何？”初，铣建议时，辅臣夏言欲倚以成大功，主之甚力。及是，大骇。请帝自裁断。帝命刊手诏，遍给与议诸臣，时严嵩方与言有隙，欲因以倾言，乃极言套必不可复，阴诋言，故引罪乞罢，以激帝怒。旋复显攻言，谓：“向拟旨褒铣，臣皆不预闻。”兵部尚书王以旼会廷臣覆奏，遂尽反前说，言套不可复。帝乃遣官逮铣。……帝必欲依正条，当铣交结近侍律斩。妻子流二千里，即日行刑。铣既死，言亦坐斩。

曾铣为巡抚，屡立军功，得帝奖励，于是欲收复河套而建大功，结果遭到奸臣严嵩等陷害，最终妻儿流放，自己身死。

然而，《金瓶梅》中所写曾孝序事，既与宋史中的曾孝序不一样，也与明史中的曾铣有一定差异。差就差在增添了家庭的故事：陷害曾孝序的除了蔡京外，还有陕西巡按宋盘，他正是蔡京儿子辈——儿媳的哥哥。于是蔡京密令这位儿子辈的人陷害曾公。陷害的方法是“劾其私事，逮其家人，煅炼成狱”。那么这段加上去的故事，用意何在？也是以此事暗指明代的另一位大臣。这位大臣何许人也？也许是地位经历与两位曾公相似的人，也是山东巡抚，他竟出现于《临清州志》，是与曾公一样建新临清城的王忬。他也是山东巡抚，也是一位军功显赫的人物，也是一位受严嵩陷害的清官。而所加故事恰与王忬家故事相近。这位王忬恰与曾铣在同一列传（《明史》列传第九十二卷）中。

部臣言：“蓟镇额兵多缺，宜察补。”乃遣郎中唐顺之往核。还奏：额兵九万有奇，今惟五万七千，又皆羸老。忬与总兵官安、巡抚马珮及诸将袁正等俱宜按治。乃降忬俸二级。帝因问嵩：“边兵入卫，旧制乎？”嵩曰：“祖宗时无调边兵入内地者。正德中，刘六猖獗，始调许泰、郤永领边兵讨贼。庚戌之变，仇鸾选边兵十八支护陵京，未用，以守蓟镇。至何栋始借两支防守。忬始尽调边兵守要害，去岁又征全辽士马入关，致寇乘虚入犯，辽左一空。若年复一年调发不已，岂惟糜饷，更有他忧。”帝由是恶忬甚。……至五月（嘉靖三十八年），輅复劾忬失策者三，可罪者四，遂命逮忬及中军游击张伦下诏狱。刑部论忬戍边。帝手批曰：“诸将皆斩，主军令者顾得附轻典耶？”改论斩。明年冬竟死西市。忬才本通敏，其骤拜都御史，及屡更督抚也，皆帝特简，



所建请无不从。为总督数以败闻，由是渐失宠。既有言不练主兵者，益大恚。谓：“忬怠事负我。”嵩雅不悦忬，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。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拘于嵩父子。杨继盛之死，世贞又经纪其丧。嵩父子大恨。滦河变闻，遂得行其计。

王忬之死，一是因自己谋划有误而遭兵败，更要紧的是得罪于严嵩父子，严嵩告诉于帝，指令于儿子唐顺之等弹劾王忬。而所以得罪严嵩，又是由于“严氏客”“数以世贞家琐事拘于嵩父子”。这与《金瓶梅》所写“太史阴令盘就劾其私事，逮其家人，煅炼成狱”完全吻合。“世贞家琐事”或“私事”又是什么？后来流传的传家宝（一幅画或一只玉杯等）故事，当由此起。

由以上分析，我们发现《金瓶梅》中所写与蔡京不和的忠臣曾孝序的故事，不单是他一人的故事，而是包含着任职山东的两位巡抚曾铣和王忬的故事内容，正是这三个人的遭际、命运组合成了曾孝序的形象。而这三个人物在三个方面有惊人的相似。其一，都在山东任官，官职都为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山东。其二，都是被奸相所陷害的忠臣、功臣，都死得很冤。而这个奸相无论是否假宋代的蔡京，都指向一人，即明代“四凶”之首的奸相严嵩。其三，三人都与临清有关，后二位见于《临清州志》。

可见，《金瓶梅词话》中所描写的山东巡按御史曾孝序的故事，实则由三个人物的故事构成，即借宋代山东巡抚曾孝序的故事写明代的山东巡抚曾铣，而曾铣故事背后隐藏着另一位山东巡抚王忬遭害的故事。而隐藏着的王忬故事才是作者写曾孝序形象的真正本意所在。对这一分析，我们还可以找到几个旁证。如小说用深笔痛刺严嵩广纳干儿义子事。又如西门庆欺骗宋蕙莲陷害来旺事等。